

地方风情

## 走读老街

□徐琦文/图

## 远去的喧嚣：隐贤老街

出正阳关，过迎河集，在溧河堤坝一路与溧水同行。

僻静一隅的隐贤老街，间或有三三两两游客，在老街寂寥的旧石板上匆匆走过。隐贤之贤，为唐人董邵南。唐朝文儒韩昌黎先生《送董邵南序》说：“寿州属县有安丰，唐贞元时，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”。唐朝的一些藩镇势力拥兵自重、割据一方，董邵南屡试不第，准备去河北投靠藩镇。韩愈文辞笔笔有情，劝慰之意都在笔墨之外。董邵南领会了韩愈的劝说，没有外出藩镇，遂隐于乡里。

隐贤镇曾有“百炉镇”旧称。三国时曹操曾行军到此筑炉台数百，锻制兵器。溧河之畔，千年隐贤，因得水运之便，历史就曾是溧河岸边一座舟楫如梭，风帆似林的古码头。隐贤老街上青石条与碎砖散砌的路面，年代久远，坑洼不平。从东街入，直走出西街就到了溧河渡口。渡口边有泰山古庵，原庙已颓圮，旧址新建大雄宝殿一座。正午庵门关闭，庵前铸铁香池里，未燃尽的数支香，几缕香火缭绕。

泰山古庵不远，是隐贤镇的董子广场，广场前有隐贤董子的雕像。董先生雕像面北而立，北面就是老街的南入口。入口处，新竖石碑坊一座，匾额“哈德门”，涂抹金漆，十分醒目。哈德门是老北京崇文门的别称，京都九门之一，哈德门在隐贤镇里老街出现，不知是何缘故。

隐贤老街，旧有四条街，呈“十”字布局。其实就是两条交叉的长街，南北是顺河街，东西是榔头街。东街为柄，西街邻溧河堤坝，为榔头。“东榔头街，西榔头街”，午饭后北街的张老先生饶有兴致地和老伴说起了老街的旧事。张老先生的家屋门的斜对面，有一条东西的岔巷，小巷口钉着“热头巷”的牌楼。我不解“热头巷”来意，正寻思以前的巷子里，是不是曾有过剃头铺，正好上前问个缘由。张老先生说：“热头巷以前叫日头巷，这条南北老街原来都有牌楼，南边南哈喇门，北街北哈喇门（音），嫌不好听，如今改成了哈德门”。哈喇是皖北农村对蛤蚧的俗称，老街依河而兴，河中多蛤蚧，拿来烹调是美味，以前却少有人愿意捡去烧煮。

东榔头街上，汪先生算命的老房里，走进了几个游客，一位母亲在听盲人汪福先生，推理自己儿子的生辰八字。母亲的几个儿女挤坐在破旧的沙发上，安静地怕弄出声音。汪记的算命小店旁边，有一群老人坐着矮凳，背靠着老街店铺的木板，舒服地晒着午后的暖阳；老人身靠的木板上，糊贴了久已褪色的春联。春联的上联写“富贵平安”，下联书“财源茂盛”，门楣横批是“客宾盛集户纳东西南北货”。

店铺木板上的铁锁，已然落满尘埃。褪色的对联仿佛在诉说着隐贤老街远去的繁华。

## 溧河旧时光：符离老街

宿州城外有新汴河，驰车经过时，就想起了白居易“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州古渡头。”的诗句来。汴河由泗入淮是古运河的一段，在隋唐就是沟通南北繁忙的漕运通道，北宋时汴河之上船来货往，日夜穿梭，从富庶江南满载粮食的船只溯水而上，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当年在开封汴河两岸繁华的街市景象。南宋之后迁都杭州，黄河数度夺淮淤阻堵塞河道，古汴水渐渐湮没。

从汴水沿泗水再到钱塘江畔，是诗人白居易的一段人生轨迹。白居易11岁随父自白季迁居符离，就住在毓村东林草堂。草堂边的溧河，古称睢水，是连着泗水的一条河流。那首著名的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，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就是少年白居易在符离留下的成名作，那年他16岁。

在古符离村东北二里处的溧水南畔，有一片高台宅基地，当地老百姓叫白堆，据说就是白居易当年居住的东林草堂遗址。致仕京城离开符离时，白居易33岁，他在符离古村生活了22年，符离是白居易求学、初恋、考中进士、做官的发迹之地。诗人与邻家女孩湘灵黯然神伤的爱情故事，也在符离这片土地上流传了千年。

符离晓渡，曾是古宿州八景中的画面。清乾隆年间，在符离溧河设渡口，舟车辐辏，人声鼎沸的喧嚷便成了符离老街热闹的市声，符离古渡带来了一条街市的繁华，符离集的到来就



▲淮南市寿县溧河之畔的隐贤老街。



▶宿州市符离村老街上的凤眼古井。



桐城文庙耸立的棧星门。



六安市舒城县晓天老街。

源于睢河边的这条老街。溧河上的石桥倒塌了以后，没有再修建新桥，老码头舟船汇集的场面，逐渐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，老符离街从那时起日渐萧条。津浦铁路火车站和新修的公路并没有选址在符离老街，失去了交通便利的优势，没有了赶场逢集的喧嚣声，符离老街日子变得平静如水。

而今的符离老街的面貌和皖北农村一个普通的村庄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漫长的岁月之后，再也找不到老街的身影。村里现在保留最老的建筑，是一间约百年的老屋，灰砖墙，鱼鳞片黑瓦，老房子已被县里定为保护建筑，不允许私自改建。屋顶上的瓦片已残破不全，房脊中现出长长裂缝，透着日光可以看见屋顶用一整根木梁支撑，传统的榫卯结构，让屋顶结实牢固，百年不倒。房子的女主人说，房梁上找不到一根铁钉。

当年古迹消散在荒芜的时间里，溧河岸边白居易的东林草堂遗址，只是飘逝在时光里的一个名字。昔日人烟稠密的集市老街，已成为符离村老人闲聊时的回忆。五十年前，溧河上那座倒塌的石桥残留的石墩，被成片的高粱遮盖了所有遗迹，也难以找寻。去年河坝下种满了紫薇，初夏时节，溧河岸边紫薇花开，符离老街上的说，那会来一定好看。

## 七省通衢：桐城北门街

对于桐城的了解，所知甚少，还停留在一条六尺巷的逸闻里，桐城派古文是清代重要的散文流派，从方苞论文以“义法”始，刘大槐承上启下，最后则是姚鼐让古文的振兴盛名远播，成就了桐城派古文的风骨。有了这样一条

长街串联起桐城千百年的尘烟往事。李公麟、左光斗、方苞、刘大槐、姚鼐、吴汝纶、朱光潜每一个名字，都是一册浓墨重彩的桐城史卷。东作门城楼下，紫来桥的青石板深深的辙痕，应该被人来车往磨了千年，桥前立碑，碑身新刻张廷玉《良弼桥记》，“吾邑山溪为城，城之东门为七省孔道，而大溪当其冲旧有石桥，倾圮近百年。”紫来桥几度倾毁，数次重修更名，“七省通衢”的喧嚷市声伴着古老的龙眼河水无声远去。

寻着长街走去，你会遇到咳椒堂，左忠毅公祠和湮没在时光里的惜抱轩。邻街的小巷里北门街门牌28号，一座青砖旧墙水泥平檐的院门旁，镶嵌着一块“明代桐城县衙”的铭牌，旧时的县衙的高门大宅，早已湮没在尘世的风雨中，在寻常的巷陌里，一枚小小的门牌凝固着一段隐秘的历史记忆。

## 杭埠河畔：晓天老街

行山路，过舒城山七镇，往东数里，远远望见一座老桥，横于水波之上。

乱石堆落的河床上，九座青石垒砌的桥墩，斑驳得看不出若磐石的样子。桥长约百米，桥栏低矮且多处已毁，桥面的水泥板裸露的缝隙里，可见清冽的河水在桥底淙淙流淌。老桥无名，建于三十多年前，桥龄并不久远，却已显出老态，仿佛沧桑百年。在别人的眼中，老桥是一道美丽的风景，可对于庞畈村施河组的乡亲们来说，每日行走在沧桑的老桥上，总有一丝不安。老桥下的流水，是山七河。山七河出霍山县屋脊山，经山七镇庞畈村住再东七八公里，汇入晓天河。看到了晓天河，晓天镇就到了。

晓天，大别山深处的古镇。古镇四面环山，镇北高峦叠嶂连绵数峰，被镇上的老人称为东山。河水左岸有龙山，右岸曰虎山，龙虎两山间，晓天河古水清澈如练。深山已远，有了水路通达，走向大山之外，也就少了许多行路的艰难。

晓天河连接着下游杭埠河，后汇入巢湖流进长江，与江河湖海连成大陆的奇经八脉。山坳里的油茶、板栗、山竹和独有香韵的兰花茶，一起伴随清澈的晓天河奔出大山。千万条纤细的竹排，在晓天河的浅流之上，朝暮川流，满载着山幽谷的气息和山里人的拙朴飘向远方。

千百年来山峦重障里的涓涓溪水，流入晓天河，蜿蜒曲折山间小路上，新鲜采摘的山货，被山村男人女人的双手和肩头，源源不断搬运到水边的小镇。大山重围的山坳里，渐渐有了喧嚷的街衢，街上重檐深院的阔宅，也显出了富厚的气象。晓天老街肇始于元朝，兴于明清，历经千年的古街经过岁月的淘洗，早已不见了旧时的风貌，老街不长，七百米的石板路两边屋瓦古涩，木门褐暗，错落起伏的徽式檐角勾勒着老街的天际线。

老街住户不多，还在老街上生活的都是岁数年长的老人。年轻人不是把房屋空着外出谋生，就是在搬离老街，去镇上另择了新居，老房子就用铁锁关着。在老街来回悠悠两趟，街上的老人都成了熟悉的面孔。当你举起相机，老人并不回避，还会对你露出微笑，倒是年龄稍轻的女子会转过身，把她的背影留给镜头。

临街商铺，前店后坊，多有几进的宅院。老街里有处江家独梁厅，是清乾隆初年江氏先祖江小源所建，算是老街上极其宏丽的宅院。其宅院第二进一支独木脊梁承托三间，可谓独木撑千斤。抗战时期此宅被用作安徽省第七临时中学的教学场所，当时著名作家张恨水为避战火将其子张小水、侄女张静君安置就读于此。

皖西的庭宅民居，布局格局制与徽州宅院相近，却少了些徽商富贾们深深宅院里极致华丽和繁缛的精髓。门楣窗棂，雀替榫梁，雕饰也更显朴茂。江家大屋“独梁厅”，虽经年代风雨侵蚀，雕饰漫漶，墙体颓塌，立柱栋梁依然完好，还是能看出往昔的气度风华。

下了一夜的雨，清早走在的晓天老街上很安静，安静得感到寂寞。清冷的老街，每一扇轻掩的木板门里，都会静静地坐着一位神态落寞的老人。你不必去看街上的老屋，看看老街上那些老人们沧桑的面孔，你就能读到和老街一样你想追溯的传奇，故事里写满对岁月淡然的回望。

年前，就传出老街说要改造的消息。这几日，老街上住着的老人们，闲聊时总会提起这事，老人们在守候着褪尽芳华的老街，就像老街也陪伴着岁月已深的老人。



投稿邮箱：  
4034444@126.com

## 乐在其中

## 情系小山村

□胡永武

我在皖南有个房，它坐落在黄山市祁门县历口镇历溪村，全村240户人家，700多口人，是典型的徽派小山村，和普通的皖南山村一样，有古树、古桥、古祠堂、古民居，村前也有一条小河。但村中的古树是1400多年的香樟树，很像佛的五根手指，故名“佛掌香樟”，是地道的香樟王；古桥是元代的石板廊桥，桥身长满了藤萝，经常有画家在此写生；古祠堂是圣旨级的，据说全国就两所，是明朝嘉靖皇帝为了表彰村中出去的御医王璵，他用家乡的中药治好了太子的怪病而国家拨款给他在此修建的一所“五凤楼”王氏祠堂；古民居内有一处王家老宅是元末明初的，房屋结构和样式与堪称“民间故宫”的宏村承志堂相似，只不过没有它的名气大。村前的小溪是从牯牛降大峡谷里流出，没有任何污染，是国家一级水源。小溪的溪坝上还有一条水流是供村民洗菜用的，下面才是洗衣服等用途。该古村落与其他皖南古村落不同，它是御医故里，该村庄又称御医之乡，村里出了个御医王璵，村庄周边遍布中草药，只是我们不认识罢了。还有一个比较不同的它是“目连戏之乡”，据专家考证，目连戏比京剧早200年，是戏剧的活化石。村中保留有目连戏剧团和研习所，还有非遗传承人。前几年，该剧团还受邀到香港和广东、福建演出，是国家非遗项目。另外，该村还是祁门红茶的原产地，每逢茶季，家家户户采茶做红茶，好像他们做的红茶都是被定制过的。不过这个村的茶叶品质确实好，茶园都在牯牛降大峡谷两侧的高山上，水汽氤氲，苍霞霭蔚。我上山亲自采过茶，所以还是有发言权的。村中还存有自酿的糯米白酒，因为水质好，白酒也是上乘。有一年，我市几十位作家到历溪来，他们当时就品尝了当地的白酒，感觉酒质很好，临走时我们共带了500斤白酒回去。还有一位蚌埠的摄影家，在历溪村拍的《古祠堂里看电影》和《上学啦》2幅摄影作品获奖，三张照片在《中国摄影报》刊登，为他成为中摄协会员奠定了很大的基础。

我的房子就坐落在村中靠后一点，离香樟王二三十米，是个典型的

徽派民居，一进门是堂屋，东西两个厢房。楼上同样大小，整个房子的墙、地板全是木质结构。推门而入，木香味扑鼻而来。正屋西侧的披厦是重新建的现代化的厨房和卫生间。门前有个60平方米的院子，单门独院，我常常约上几位好友在我的小院子里结满了枇杷。旁边拾级而上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，我在竹林里开辟了一条小路，叫“曲径通幽处”。院子东首是种植的桂花树和无花果树，无花果在成熟季节硕果累累。每逢中秋节，金桂四溢，满院飘香。闲暇时，我常常约上几位好友在我的小院子里摸蛋，眼前白云绕山峦，耳边林涛声阵阵，周围香樟树摇曳，鸟鸣声悠扬。我也曾带文友聚此，常以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自诩，“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”！文友称赞道：你这里还真是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，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”去年夏天我带一位省摄协副主席到此，他的夫人和同伴们下到牯牛降大峡谷形成的天然泳池里游泳，泉水叮咚，溪流潺潺，能够漫头的水，清澈见底。在此游泳的人都说“爽极了！”

历溪村确实是康养胜地，村前奔流不息的泉水是从牯牛降大山里流出来的，能够直接饮用。山村空气中弥漫的气息似乎能让入闻到一股香甜的味道。村子的四周百多公里范围内都是好玩的景点，东有齐云山，北有黄山，西边和石台就隔个山头，它本身就在牯牛降主峰脚下，是牯牛降历溪景区。南面离景德镇市区90公里，离宏村、婺源、瑶里也很近。

其实，说起历溪村和蚌埠还真有缘，1965年，蚌埠有10位男女知青下到历溪村（当时叫历溪大队，下辖4个生产队），其中有两知青娶了历溪的媳妇，他们经常回到历溪探亲。还有一位女知青果断地嫁给了历溪村民，我很不解，曾问她“你的城市户口咋办？”“你不后悔？”她说：“说一点不后悔那不是实话，不过现在看来，我做对了。”城市人已经厌倦了城市的喧嚣，向往农村的田园生活。这位蚌埠女知青，几十年前就这样做了。陶渊明确说：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

## 情到深处

## 母亲的饺子

□赵军

每次回到家乡，七旬的母亲总会准备两大包食品包装袋扎好的饺子让我带回家。我知道，那饺子是她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包的，放在老家那个并不大的冰箱里冷冻，等我和妻子周末或节假日回去时带来吃。

“你们平时工作忙，做饭时间紧，给你们包好饺子带回去，要是时间紧，下些吃就可以了。”母亲十分欣慰地说，她像是完成了一件对她来说无比自豪的任务。

母亲的腿在去年的一次意外中摔伤了，做了换骨手术，整整住了一个月的院。这次手术对一个七旬老人来说是并不容易的，术中风险高，术后恢复慢，时间过去了大半年之久，母亲走路依然离不开那个四个小轮的拐杖，而且不能长时间站立。每每想起这些，我总会热泪盈眶，我明白这是老人对子女无私的关心和爱护，其实母亲最需要我们温馨照顾和陪伴……

母亲包的饺子的馅品种繁多，家

乡房前屋后是满满的菜园，退休的父亲和勤劳的母亲一回到家乡，就开始摆弄起一块块的“自耕地”，春有金灿灿的油菜、绿油油的乌菜、莴笋、芥菜和香菜、长势喜人的大蒜和青葱，冬有红萝卜、青菜和菊花心菜。母亲“就地取材”，饺子馅有菜馅的、萝卜馅的，还有就是从附近的街上买回芹菜、韭菜和肉，包些芹菜肉馅、菊花心肉馅或是韭菜鸡蛋馅的。鸡蛋不用去买，母亲在自家的院子里养了几只下蛋的鸡。

我知道，每次我带回来的饺子是她花了好长时间才包出来的，家里没有包饺子的器具，凭的全是母亲的手工，和面、擀皮、调馅、包饺子，香喷喷的饺子我们吃的迅速、方便，可母亲却不能少一道工序。

当然，过年的时候或是假日在老家过夜的晚上，我们打下手，母亲也会为全家做上一锅饺子，热腾腾的饺子配上每个人的笑脸，氛围喜庆而和谐，那饺子馅大皮薄、香味浓厚，让人留恋……